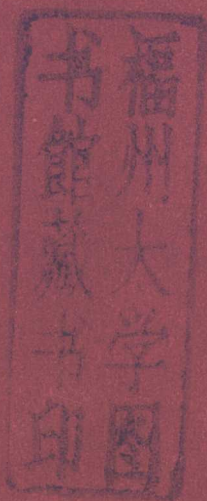


REN MIN SHENG
DIAN
JIAO NEI MU



人民圣殿教内幕

〔墨西哥〕 大卫·巴特尔 著 郑畅 译



人民圣殿教内幕

〔墨西哥〕大卫·巴特尔 著 郑畅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人民圣殿教内幕

〔墨西哥〕大卫·巴特尔 著

郑 畅 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宜昌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375印张 1插页113,000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统一书号：10107·520 定价：0.92元

内 容 提 要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圭亚那热带丛林中，近千名“人民圣殿教”信徒自愿成为世界上最残忍的一次大屠杀的牺牲品。是集体自杀还是大屠杀？作者根据大量详实的调查资料，向读者披露了这一震惊世界的“集体自杀”的内幕。

本书还附有《从流浪汉到总理的希特勒》一文，对德国法西斯头目希特勒从发迹到覆灭作了较为翔实的介绍。

目 录

“人民圣殿教”内幕

.....〔墨西哥〕大卫·巴特尔 著 郑 畅 译(1)

第一章	血腥的星期六.....	1
第二章	人民圣殿教.....	15
第三章	官方无动于衷.....	30
第四章	教派的繁衍.....	40
第五章	“幸福”的见证人.....	64
第六章	幸存者的控诉.....	70
第七章	死神降临美国.....	84
第八章	吉姆·琼斯是唯一的罪人吗.....	92
尾声		104

从流浪汉到总理的希特勒

.....汪柏文 编著...(106)

一	茵河畔一个不平凡的傍晚	106
二	希特勒父亲的三次婚姻	108
三	希特勒其他几位亲人的情况	109
四	希特勒少年时代的生活	111

五	少女斯蒂芬妮	115
六	贫穷的维也纳青年流浪汉	117
七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名小卒	121
八	早期反犹太主义根源与其他思想萌芽	124
九	投身政治	126
十	纳粹党的种子在萌芽	129
十一	希特勒积极充当纳粹党煽动家	133
十二	纳粹党内的早期伙伴	135
十三	卅字·鹰与银色花环	140
十四	和约签订前后德国政局以及社会状况	142
十五	马克贬值和鲁尔事件帮 了希特勒一个大忙	144
十六	第一次法西斯暴乱的失败	146
十七	《我的奋斗》一书的诞生	150
十八	希特勒与外甥女吉莉的罗曼史	152
十九	出狱后的斗争	155
二十	德国总理希特勒	159
	写在后面的话——人民必胜	163

“人民圣殿教”内幕

〔墨西哥〕大卫·巴特尔 著

郑 畅 译

第一章 血腥的星期六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清晨，电传打字机的键盘飞快地跳动着，发出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新闻。印报纸的轮转机停止了转动，要对已经排好的版面进行更换。无论是伊朗的冲突，卡特的新政策，萨达特的和平计划，还是尼加拉瓜的内战统统都移到了次要的位置。在热带地区一个鲜为人知的国家，一个在大百科全书上也不过只有寥寥数行解释的小国，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件：数以百计的男女老幼，自愿成为世界上最残忍的一次集体大屠杀的牺牲品。

最初得到的消息是含混不清的，有人说，死亡人数为四百零九人。这些人在感到其和睦相处的生活方式面临危机时，服了剧毒的氰化物；也有的消息称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被人用枪打死的。这一惨案的罪魁祸首是谁？是人民圣殿教的主教琼斯，一个同性恋狂，一个在几个月以来一直以非人的方式虐待信徒的暴君。人民圣殿教是一个拥有一千多名信徒的教派，其中多数为黑人教徒。该组织问世时间虽不长，但如

今就连世界上最偏僻的国家也知道了它的名字，因为前来调查其内部虐待教徒现象的一名美国众议员，被一颗猎枪子弹打中头部，尸体横卧在临时的飞机跑道上。

各种消息如雪片般飞来，但没有人相信这是什么自杀，更多的人将这一惨案与远征的雇佣军屠杀黑人的罪行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人提出了这样的猜测：这一行动与各庞大的跨国石油公司之间的冲突有关，因为他们早已对这森林地带的石油资源垂涎三尺；也有人猜测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采取的行动，目的在于摧毁隐蔽在热带丛林里的游击队营地。

但所有这些猜测都是没有根据的。世界上几乎所有各大通讯社都对这一事件作了如实报道：这确实是一次集体自杀，而这一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加充满戏剧性。

四天以后，又意外地发现了二百七十八具尸体，加上原来找到的，死亡人数已达七百七十五人。但这血淋淋的数字并非最后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发现了一百四十八具尸体，受害者总数多达九百二十三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会有近一千人决定集体自杀呢？这些美国人为什么要离开他们的国家，选择这块毒蛇侵扰，蚊蝇孳生，即便在树荫下温度也高达四十度的土地来生活呢？

几个星期以后，随着调查工作的逐步展开，不少幸存者出来作证，加上人民圣殿教前教徒们的揭发，以及一些曾与这一教派和令人生畏的主教吉姆·琼斯有过接触的官员们所揭露的事实，以上一系列问题就逐步明晰了。

从一九七八年初开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检查官伊夫利·扬格收到大批信件，透露生活在圭亚那的人民圣殿教的成员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这些信件的总数达一千二百封。他将这些信件签发给美国司法部。扬格对这些纳税人的固执态度感到很奇怪，他向国务院提交了一封例行的公文，国务院则打电报向美国驻圭亚那的领事馆查询这些控告是否属实。

领事馆的官员们对于让他们深入到森林中以查实教派的生活条件的指令感到厌烦，只想应付差事。他们询问了定期到圭亚那首都乔治敦来补充供给和劳动工具的教派成员，但听到的答复都是一致的：“我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幸福，没有什么人虐待我们，绝对没有。”

但是控告的信件仍源源不断，这引起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利奥·吉·瑞安的兴趣，他决定亲自调查一下他的同胞们的处境。他指示跟随了数年的女秘书为他的旅行作准备，通知记者们可以与他同机前往。瑞安邀请记者同行的目的是让他们亲眼看到并证实琼斯镇的宗教营地并未发生什么不正常的情况，那是一个自愿决定脱离消费社会的和平的团体。

一架商业飞机飞往圭亚那首都。飞机上的乘客有：42岁的唐·哈里斯和36岁的罗伯特·布朗（他们是“NBC”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影师），27岁的格雷戈里·鲁宾逊（《旧金山观察家报》的摄影记者），《旧金山日报》的编辑罗恩·贾维茨，“NBC”电视台的音响技师史蒂夫·森·查里斯·考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以及《旧金山观察家报》的蒂姆·赖特曼。

除了随行记者外，美国的社会学家斯蒂芬卡扎利斯及两

位作为众议员瑞安的法律顾问的律师马克·莱恩和查尔斯·拉里，也随机同行。

抵达乔治敦后，他们就前往美国领事馆，通告了他们此行的目的。然后包租了两架小型飞机并在副领事理查德·特逸尔的陪同下前往调查。

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五)的下午，两架双引擎的飞机在圭亚那首都腾空而起，向凯图玛简易机场飞去，这里有一个小村镇，距离人民圣殿教的营地只有几公里。两架飞机就停放在森林中的简易机场上。瑞安一行分别乘两辆破旧的卡车，沿着泥泞的道路向营地驶去。

汽车还没有停稳，吉姆·琼斯就已经面带笑容地走过来，想必是得到了保镖的报告，说有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向营地驶来。众议员瑞安第一个跳下车与主教琼斯握手。象往常一样，他简单而客气地对琼斯讲，他收到了一些控告信，尽管他肯定这里并未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但还是有必要亲自了解一下这里居民的健康状况，并询问一下是否发生了什么不正常的情况。

琼斯的答复是敏捷的。他面带微笑，态度坦然地向全体在场的人问好，并感谢他们的来访。他邀请他们参观所有的设施、随意与人民圣殿教的成员交谈。

“这里没有任何限制，你们可以象在家里一样，随便走走转转。我个人有兴趣要外界了解在我们的公社里人们怎样劳动，我们如何根除我们这个腐朽社会的各种恶习以及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里的一切情况你们都可调查核实……”

致了欢迎词后，琼斯带领一行人来到营地的中央大厅。在那里，他通过遍布整个营地的扩音器系统呼唤他的信徒们。

几分钟之后就集中了近千人，他们好奇地看着这些不速之客。教徒中的大多数是黑人，当然白人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中间既有老人，也有年轻人，还有逗着孩子玩的成年夫妇，这更给这个团体增添了一种和谐的气氛。他们衣衫褴褛，很多人手中还拿着干农活或盖房子的工具。

他们看起来生活得很幸福，而且没有多大功夫就形成了一种欢度节日的气氛，一张张兴奋的脸和欢声笑语使记者们，尤其是众议员瑞安相信：所谓受虐待的消息不过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谎言，目的要诋毁令人尊敬的主教琼斯；也可能是那些不满意而退出人民圣殿教的教徒的谰言。

在几个小时的交谈中他们没有发现人们有任何保留的，而且还不时可以听到电吉它弹奏的悦耳的音乐在四周回荡。前来调查所谓集中营问题的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宁静的村庄，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和平、仁爱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互谅；他们看到的不是什么压迫虐待，而是一大批享有充分公民权利的男女，他们选择了孤寂的森林作为他们唯一的城堡，以此来抵御消费、竞争和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拜物社会。

夜幕降临了，篝火点燃了。年轻人围着篝火尽情地欢唱。他们歌唱爱情，憧憬着一个美好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战争，没有互相残杀。

瑞安认为可以结束他的访问了。他已经看到了大量的事实。他同许多教徒谈了话，而所有人的答复都是一致的：“在这里我们感到很幸福，这里没有罪恶。我们不再吸毒和酗酒。而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琼斯，他将彻底拯救我们。”

不管瑞安与他的陪同人员对人民圣殿教的成员所采取的

生活方式是否表示理解，但他们都确信在这里并未发生什么不正常的现象。不管怎样讲，任何人都不能禁止成百上千的人自愿生活在森林里。除此之外，这些人取得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种植了蔬菜和果树，饲养禽畜，并修起了房屋，虽然数量不多，看起来还是很舒适的。

夜渐渐地深了，代表团决定离开营地，便向卡车走去。数百名教徒弹着吉它，唱着歌为他们送行。一次有益的访问就要结束了，他们看到：这些离开祖国来寻找未来幸福的美国人，有着美好的愿望和伟大的计划。

但是，就在他们即将登上卡车的瞬间，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而正是这件事最终成为整个悲剧的导火索：一位年轻的白人女子，走到一名记者身边，偷偷地塞给他一张匆匆写好的纸条。记者马上将纸条放在口袋里，因为他从那个女人的眼神里看出她十分害怕被别人发现。访问结束了。记者在车上打开纸条，上面的字迹是颤抖的：“请帮助我们，我们想离开这个地狱。”下面是四个人的签名。

记者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瑞安并把纸条递给他。众议员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人不公开明确地表示他们要离开这个营地的愿望？众议员有些不快，但还是决定在乔治敦机场过夜，第二天返回营地将四名持不同政见的人带走。

这一夜记者们谁也没睡觉。他们在一家餐馆吃过饭后，又去一家酒店同几个当地人喝了几杯。在那里他们听到了一些与他们刚刚看到的截然相反的情况：在人民圣殿教的营地里如果有人企图逃跑，就会遭到皮鞭的毒打，如此等等。此时，记者们才相信在那里确实发生了不正常事情，而他们

在几小时以前所看到的不过是一出精心导演的戏罢了。第二天他们将这些情况向众议员瑞安作了汇报。于是他们又乘两架小型飞机返回营地，而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正飞向死亡。

当他们再次来到营地时，琼斯感到很意外。因为他相信自己已经使来访者信服，打消了他们的一切不信任感。尽管如此他仍然微笑着前来迎接众议员瑞安。当瑞安通知他此行的目的是想把四名决定返回美国的人领走时，他仍然面带微笑。

琼斯通过扩音器又一次将所有的人召集在一起。大家到齐之后，瑞安点了前一天晚上在纸条上签名的四个人的名字。他们走了出来，战战兢兢地站到了记者们的身边。

琼斯显得很有把握并充满自信心，他问道：“还有谁愿意离开？”一阵沉默之后有几只怯生生的手举了起来。瑞安叫他们站出来，和他站在一起。仅仅几分钟之内，就有二十个人站出来要回美国去。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人群中跳出来一个年轻人，他手握一把长长的匕首，径直向众议员瑞安的脖子刺去。律师马克·莱恩一把拦住他，并在一片混乱中夺下了匕首。琼斯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一动也没动。这场惊吓过后，瑞安一行向卡车走去，准备乘卡车驶向停放着两架飞机的跑道。

但几分钟以后，他们却遭到了突然袭击。下面是罗恩·贾维茨的叙述，他生动地描述了那一恐怖的场面。

“袭击是在十六时二十分开始的。当时我们已经来到飞机旁，就是我们来的时候乘的那两架飞机。这时我正和 NBC

电视台的记者鲍勃·布朗和唐·哈里斯在一起，我们在这次远征中成了好朋友。

“出人意料的枪声突然响了起来。我第一个负了伤，被一颗三十八毫米的子弹击中左肩倒在地上。

“我爬到飞机的右轮后边隐蔽起来。当手持武器的进攻者们向鲍勃·布朗冲来时，他仍然站在那里拍摄着发生的一切。

“就在我考虑是继续留在我隐蔽的地方还是冒险冲过一百米的距离躲到树林里去的时候，我看到布朗被打倒了。随后又一个进攻者将猎枪筒对准他的脸，在距离几公分的地方一枪将他的头打开了花，脑浆迸溅在了NBC电视台的小型摄影机上。

“我终生也不会忘记这一场面。我跑着躲进了密林里。站起身来在泥泞的树林里落荒而逃，尽可能走得远一些。我在离飞机跑道大约一百五十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泡在齐腰深的泥水里。

“我在烂泥中与跑道平行的方向继续往前走，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没有看到什么，随身携带的两副眼镜都丢了。周围一片死寂，看来那四五个，或是六个武装进攻者已经逃掉了。

“最后我还是回到了机场，与其他的幸存者一起来到已被枪弹毁坏的飞机旁。众议员利奥·瑞安仰面朝天躺在飞机的左轮胎前面，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唐·哈里斯倒在飞机下，而布朗则躺在双引擎飞机的尾翼下部。

“帕克是曾向我们求救，要从琼斯那里逃走的人中的一个，她卧在飞机舷梯的脚下，《旧金山观察家报》的摄影记者

则蜷缩成一个“2”字，倒在飞机的左轮边。

“在飞机跑道的另一端，有四个圭亚那士兵。他们对我们说，当袭击开始时，他们因为担心伤着我们而不敢向袭击者开枪。在机场上只有一名持老式单发猎枪的警察，当人民圣殿教的教徒开始进攻时，他被解除了武装。当我们正准备登上两架飞机时，袭击者们从一辆卡车上开始向我们射击。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向我们袭击的一半是白人，另一半是黑人。

“我们这些幸存者还感到心有余悸。我们将伤势较重的人抬到士兵的帐篷里，然后来到一个离机场不远的居民点，这里有一个小咖啡馆。

“尽管圭亚那的当地居民明白，将我们留宿在那里他们是要担风险的，但他们还是待我们十分热情。热带的暴雨整整下了一夜，我们冒着雨轮流在安置着伤员的帐篷前站岗。

“可能是不停的暴雨救了我们的命。每当我们听到一点声音，特别是卡车通过的声音，我们就担心再次受到袭击，因为我们谁也没有自卫的武器。

“时间太难熬了。记得我们星期五晚上刚到琼斯镇时，那是一种多么热烈而又亲切的气氛呀。我们一下子成了人民圣殿教的座上宾，一切都为我们准备得很好。一支乐队为我们奏乐，吃饭时还演出了生动活泼的文艺节目。

“对这种有组织的欢乐场面，我们尽可能地抱一种超然的态度。他们异口同声地讲生活在这里是多么的幸福，但当我们沿着泥泞的道路就要离开营地时，一个年轻的妇女递给了记者唐·哈里斯一张条子，上边用孩童般的字体潦草地写着：“请帮帮我们，我们想离开这个地狱。”上面有四个人的签

名。

“第二天当我们回到琼斯镇时，我们吃惊地发现，吉姆·琼斯精心设计的场面已经开始打破了。伊迪丝·帕克是一千二百名被骗到琼斯镇的教徒中的一个，她来到众议员瑞安面前，恳求把她带走。

“希望离开的人数在增加，在我们还差一小时就要离开营地时，已经有九个人希望与我们一起离开。随后增加到十二人，最后已经有二十来人鼓起勇气，向琼斯提出了挑战。

“所有的人乘一辆卡车实在是太拥挤了。记者和摄影师第一批离开，而众议员瑞安坚持最后一批离开。想到就要离开那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我们感到吃惊，琼斯象一个痴呆的病人，他服了几片药，便茫然不知所措。他对我们讲他患有多种疾病，可能是癌症。

“但是他欣然同意这二十个人跟我们一起走。他甚至讲，如果他们不愿意留在琼斯镇，在别处也许会过得更好。

“就在这时，营地中央的会议大厅，突然发生了一阵骚乱；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狂热的，近乎疯狂的叫喊声。

“只见一个白人青年，手持一把匕首霍地向瑞安扑去。就在匕首已经擦到他脖子时，随行的两位律师，一把抓住了行凶人的手臂，并夺下他手中的匕首，年轻人在挣扎的时候自己挨了一刀。

“他的血溅在了瑞安的衬衣上，瑞安急忙向卡车跑去。车子沿着泥泞的道路艰难地向飞机场驶去。

“到达机场时，逃脱了性命的瑞安激动地对我们说：‘要不是马克·莱恩的话，我就没命了。’但他只不过多活了几分

钟。

“在机场遭到袭击之后，我们需要等待援助。而时间却象停滞了一样。天亮之前是不会给我们派一架飞机来的。我们一整夜都在那里，听十二名从琼斯镇逃出来的教徒讲述那里的一切。我们原来所听到的有关这个魔窟的种种罪恶都从他们的讲述中得到了证实。

“他们讲述了吉姆·琼斯如何劝说整个营地的教徒，在一个丧心病狂的自杀盟约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并揭露了他们如何将大量的武器，储存在圭亚那丛林中的和平教区里。

“他们回忆说：‘一有风吹草动，琼斯就将所有的人集中起来，召开一个全体会议，说服大家采取一致的态度。’

“这时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当那个持刀行凶者向瑞安攻击时，在人群中会发出一阵阵可悲的狂叫欢呼声。我们原以为再也见不到的清晨终于盼来了。八时三十分一个排的士兵抵达居民点。他们是先乘飞机到达距我们五十公里左右的地方，然后坐汽车赶了一段路，最后又为免遭突然袭击下车步行抵达目的地的。

“随即又来了一些部队。最后来的士兵足以将机场控制起来。八十名士兵被派往琼斯镇，以免发生新的冲突，与此同时救援的飞机也到达了。

“很快我们就到了乔治敦，最后我们总算登上了一架美国飞机启程回国。同行中有五人受了重伤，记者蒂姆·赖特曼左臂中了两颗子弹，我的肩膀也负了伤，但我们毕竟是很幸运的了。”

对于记者贾维茨来说，这场恶梦已经结束。在返回的飞机